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

命將

易將

老將

命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將兵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侯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陰侯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漢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漢書曰蕭何追韓信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軍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塲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及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後漢書陳龜傳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

執虞新禮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鈇鉞授於朝堂

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崔豹古今注輿服注曰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命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

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鈇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願君無亦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辭而行乃爪翦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設明衣明衣喪衣也在於閭冥於閭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示之以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

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賞吏遷官顧反於國効旗以入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大勝敵者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反故舍中勝二年不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保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不成而後無餘害矣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昔漢光武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按以從事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朝爲仇虜夕爲上將

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麓牛之尾也

易將

史記曰秦王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後漢書曰光武遣馮異代鄧禹車駕送之河南賜以乘

輿七尺具劍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
東觀記作玉具劍

晉書曰石苞爲淮北監軍王琛所奏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至乃築壘遏之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而隱

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逼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其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佃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自耻受任無効而無怨色

又曰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

張政

西陵今夷陵郡

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無備

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元凱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

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
至使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

遣鄆公韋孝寬

鄆音云

爲東道元帥師次沁水水漲兵未

得渡吏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房宇文欣崔宏度等

並受尉遲迥餉金軍中騷騷人情大異文帝以爲憂欲

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共是國家貴臣

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

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事虛實難明即令
換易彼將懼罪恐逃逸便須禁固然則鄭公以下必有
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思燕趙奢
之子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
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
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頰馳驛往爲諸將節度竟成
大功

戰國策曰昌國君樂毅爲燕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

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而昭
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
毅奔趙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
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斷壯勇其言是
也王翦謝罪歸老於潁陽李信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

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
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潁陽謝翦曰不用
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
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
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始皇自送灞上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

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固今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更代信擊荆大破荆軍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

漢書曰西羗反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無踰老臣耳上遣馬問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

踰遙也
三輔言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羗戎小

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爲憂上笑
曰諾克國日饗軍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捕
得生口言羗豪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
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一闕而死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
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大將軍陰受上旨以廣數奇

不偶也

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徙廣廣或失道大將軍使長
史持醇醪遺廣因問失道狀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而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垂泣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

用援

宋書曰沈慶之討竟陵王誕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
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
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
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爲寧朔將軍統軍
當長圍逼其南門蕭行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

永謂英曰凶豎馳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
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去明日必
爲賊有雖悔無及分英兵夜築城於山下遣統軍張懷
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晚仙琚果至懷等戰敗築城
者悉皆奔退仙琚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
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
逆仙琚擐甲揮戈單騎先入惟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
人無有及者突陣橫過賊射永通其左股永拔箭復入

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席捲而遁英於陣謂永曰
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
而反時年七十有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又曰畢眾敬爵爲東平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
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馳騁有
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太和中高祖賓禮舊
老衆敬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

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
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珍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
刺虎矛一枚

後周書曰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年
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
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總管六州五
十鎮諸軍事周搖修障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
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至上勞之曰公

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
褥歸於第歲餘終於家

又曰賀若誼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
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
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
許之誼家富於財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
列女樂遊集其間卒於家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

良將上

良將上

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經左契曰將軍願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西曰良將如衆如山不知其歡戚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娶齊女爲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爲齊也魯卒以爲將大破齊後之魏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

王離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
勿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漢書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
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左右以鎮天下此人在朝則陛
下可高卧矣

又谷永傳曰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與譚書
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宜在上將久矣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屬之愚竊不爲

欲反

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守收大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智者譚得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

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

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產事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大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赴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

又馬武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

又漢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壘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澗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說司馬兵法尤能將帥之畧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

東觀漢記續漢書云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交關

者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

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

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

武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

隸屬也袁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

吏卒多犯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

過殘滅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尅而師行有紀

綱紀也言

有條貫而

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

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

住或作柱

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

髮戴白

垂髮童幼戴白父老

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由是名震關西

帝嘉之

又曰竇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

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

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人莫

善離部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

功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

又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揚荆南

皆沒於是拜紀爲車騎將軍由長沙進擊武陵蠻溪荊州
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於從事中
郎

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
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援因說隗囂將帥土崩之
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指畫形勢

又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
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漢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
言曰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軍出斜谷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挑
戰宣王不出亮遺之婦人巾幘宣王怒表請決戰天子
不許遣辛毗仗節立於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歸宣王
不敢追之而退百姓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宣王案行亮營壘處曰天
下奇才也

又曰李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若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至彰曰好爲將

又曰劉暉謂太祖曰諸葛亮相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諸人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遂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恤卒伍身之
衣食資仰於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
家無餘財

又曰關雲長亡命奔涿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雲長
與張飛爲之禦侮

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
郡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
書莫不歎之

又曰周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蘇峻平論功顧衆推功於蔡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苻堅衆號百萬次於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方與玄圍棋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

等破堅驛書至謝安對客圍碁看書便擲放床上了無
喜色客問徐荅小兒輩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
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又羊祜傳曰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移書
詰祜不追討之意並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
陽八百里比知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
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署都督皆與州

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偵守而已
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不知所宜據者使
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
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
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
代之盛若孫皓不幸而殘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
長江未可越也將爲患乎華深讚成其計祜謂華曰成

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事當有所付受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又曰毛穆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熟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徙江夏伺有武勇訥言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

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擬之樊噲
桓溫以爲叅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
爲名將襄陽城北池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
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赤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干寶晉紀曰文淑字次騫小名騫有武力籌策楊休胡
烈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

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膂力萬人之雄

慕容盛載紀曰尚書左僕射領中軍熙從征句驪契丹
皆勇冠諸將

又曰皇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隨慕容評攻鄴都珍
貨克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二石僞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
不權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
與共言事

崔鴻前燕錄曰張蛙本姓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曳牛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羗張蛙皆萬人敵也

宋書曰姚泓屯軍長城下王鎮惡撫慰士卒乃以身先士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泓妻生歸高祖高祖至軍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又曰桓玄云劉毅勇冠三軍當今實爲無敵

又曰劉順幢主樊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皆懼

齊書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
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
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
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其人也進
爲都督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
根喻曰明主自監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
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
軍也

梁後畧曰陸納分其衆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
始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牀以望之賊乘水來
攻矢下如雨人情騷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會
無遽色

又曰齊遣其將竇秦趨潼關太祖將襲秦衆咸難之太祖問策於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仗之以爲禦侮

北齊書曰劉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又曰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楚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有餘卷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

良將下

良將下

後周書曰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
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池思政

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
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去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積蓄
又曰元定有勇畧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
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曰蔡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
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耶言訖各大
笑

又曰王罽為華州刺史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

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
以備侵軼右僕射周專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
曰若如如在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
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性怯致
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阿皆此類也

又曰劉亮本名道德累遷左大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
與沙苑之後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長廣
公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

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賜姓侯莫陳氏出為東雍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又曰王傑本名文達太祖竒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却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又曰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

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望隆位功名既定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又曰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嘆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三國典畧曰周高琳每征戰勇冠諸軍太祖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

又曰胡僧祐為梁名將常以鼓吹置於齋中恒坐對之以自娛玩或諫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儀可自居外僧祐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

又曰北齊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光祿大夫那瓌之子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讒此人者勿信

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稍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堅
不動賜帛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

北史曰隋文帝嘗從容命高頴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
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
聞焉敢與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又曰周將王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衣弊甲敵人
疑非將帥故得免

又曰韓果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

賞真珠金帶一腰

隋書曰李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又曰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叅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賜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

忻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又曰楊玄感欲立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効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

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又曰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再拜而咒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唐書曰劉黑闥為竇建德將奇兵東西掄襲多所剋獲

每臨危難而色不變軍中號為神勇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杲之際寶物山積諸將爭取通一無所犯高祖聞之曰通清正奉國著於終始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綵千段

又曰右武侯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嘗聞其語未覩其實於公方見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
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宇文士及
披戶內使志玄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
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
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範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張美人元範少
善騎射初為吳王時嘗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射之矢
不虛發獸無遺者太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

所施耳當天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行許羅漢前後入掠君廓輒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絕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疋高祖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

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又曰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逼安西府則天令威武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率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收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復舊邊

境自然無事孝傑建茲功效盡忠疑誠遂能裹足徒行
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足可嘉遷左衛大將軍

又曰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令
仁貴射之射穿九重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十人逆來
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其餘下馬請降並坑之更就
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
長歌入漢關

又曰劉仁軌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大軍征遼

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尋
檢校帶方州刺史兼熊健道行軍長史乃別領水軍二
萬襲破倭賊萬餘於白波敵獲船艦四百餘艘倭及耽
羅等國皆遣使詣仁軌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
曰天將富貴此翁耳乃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
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邊俗遵
奉焉至是果以軍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時安西突厥首領烏質勒

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冷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又曰李晟臨洮人也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嘗為裨將晟數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少雄烈有材力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關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弓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

撫其背曰此萬人之敵也

又曰貞元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喜其有大勲力皆圖形於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於地上親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內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敵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會稽山中有逸林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

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已下歌詠焉

又曰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次入馬李愬具橐韉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聳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城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悅

又曰李光顏為河東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宗文平蜀塞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

兼御史大夫時兄光進官亦至兼御史大夫軍中號曰
大大夫小大夫

國語周語曰召公告單襄公曰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
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趨禮也能獲
鄭伯而捨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河上公注云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韜曰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

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后
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
也答曰是孫會稽

會稽典錄曰張立之為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
曰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
何足貴也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馳沙漠驅
遠方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荊州記曰鄧遐襄陽人也勇力絕人歷位冠軍將軍數
郡太守號名將

袁于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統衆官軍乘便取軍中
物唯所欲衆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
衆人聞之大慙

劉向新序曰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
奧其事難知至於吳漢近時人耳起於敗馬立為良將
垂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

儒將

儒將

左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使將中軍
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將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涉大義讀史書

後漢書曰馬援嫺於進退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又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竒之謂門

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又曰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

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術

廣雅曰剽削也謂除甲兵東觀漢記

曰賈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加位特進

吳書曰魯肅為人方嚴寡于緣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中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

屬文辭思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也

晉書曰杜預身不跨馬手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

帥之列

又曰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又載記曰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中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美焉嘗使人讀漢史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宋書曰沈慶之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老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

梁書曰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時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忻然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
令上史

北史曰周文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高琳詩末章云
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
大悅曰獫狁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後魏書曰帝或為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
乃表立大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檢校又于城北置崇武
館以習武馬境內清肅還遷大將軍

又曰征虜將軍劉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

後周書曰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又曰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兵仗及書

十餘卷

卷二百七十七

隋書曰高祖有平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
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為
吳郡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
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
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
刀

周羅暉初仕陳為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叅宴席陳

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自是益見親禮

又曰于仲文討高麗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
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
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左丞劉士龍為
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
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

破敵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
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辭之文德燒柵而遯

唐書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叛單于管內之二
十四府皆叛應之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突厥分
兵掠其糧車兵多餓死由是大敗朝廷憂之遣禮部尚
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軍三十萬進討
行儉至朔州知賊掠嗣業糧運得勝乃詐為糧車三百乘
每車伏壯士五人持陌刀勁弩又以羸兵數百援之兼

伏精兵以待之敵見糧車果大至羸兵纔鬪棄車而走
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車中壯士齊發
敵衆大驚奔潰伏兵俱發敵騎擒戮殆盡自是續遣糧
車敵望之不敢近既而諸道進兵屢捷行儉終擒溫傅
再平突厥

又曰婁師德弱寇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於時吐蕃
方犯塞有詔募勇士以討之師德抗表應募請為猛士
擊賊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天

授初遷金吾將軍豐州都督則天勞書勞之曰卿受委
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校檢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
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勞兩軍鎮兵咸得支給
覽以嘉尚欣悅良深召為夏官侍郎俄拜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

又曰婁師德頗有學術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
綜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當危亂之際族
滅者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貴平百濟高宗令別將攝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留兵鎮守詔仁貴班師還高宗勞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非臣所能皆劉仁軌之所為也帝深加歎賞超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貴初平百濟合境凋殘疆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校計戶口署置官長開通道路整理村落補葺堤堰脩復陂塘勸民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

社稷百濟餘衆復安生業仁軌位至中書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貞觀元年為隴右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於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破敵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侍宴蕃使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則天大加歎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

相繼則天召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乃遷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謂魏元忠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又曰宰相張說出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平軍大使開元九年邊敵康大賓據長泉鎮叛與党項連結攻陷蘭池等六胡州詔說與朔方軍大使王晙合勢進討賊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

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敵及党項自相疑貳乃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憲請盡誅党項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因奏置麟川安置党項餘衆其年說自兵部尚書進同平章事十年又勅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降敵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掠監牧馬西河涉出塞說勒兵討而擒之以獻徙其家屬於七盤山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敵兵五萬餘口配之於許汝

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地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萬說以邊寇漸平奏罷二十餘萬勒還農畝玄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場具悉邊事禦敵制勝不在多驅閒冗陛下若以為疑臣請闔門百口保之以陛下之明遠方畏服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玄宗從之時當蕃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畧盡說建策請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人分擊諸衛曠騎是

也

又曰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柳公綽以鄂兵五十隸安州刺史李聽率所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渚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屬韃負弩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

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都虞
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
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出權制變為當時
所稱入為刑部尚書出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代北有
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憚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
耶執宜安置於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令沙
陀屯守由是邊患以息

又曰元和十二年憲宗召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

三年雖捷奏頻來窠巢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羣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為便唯裴度不言利害議曰臣請自往行營督戰明日延英殿復對宰臣俱退上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稽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上亦為之感動度奏曰賊已力困但諸將心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度奏曰韓弘已為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為彰義軍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

仍准西行營宣慰處置使其年八月一日度發京師仍
賜禁軍三百為衛兵憲宗御通化門餞軍度銜涕辭天
以郟城為蔡州應度得慰勞之旨躬督戰陣卒以立功
即時論賞諸將奮勵無敢退留至十月十一日拔蔡州
擒吳元濟仗節而還

又曰元和中以裴度征淮西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
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閭而出所以同君
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

刷其汙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
執迷者未剪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烏窮之無歸歟由
是遙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
中章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金魚袋裴度為時降生
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
籌而智畧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
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
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其宣布清

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况
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
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
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
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
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
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抵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

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為革其志又以弘已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算皆從之

唐書曰太尉李光弼御軍嚴峻而有禮士卒愛而憚之貞元中郭子儀會九節度之師不利於相州以光弼代郭子儀為河北副元帥子儀寬恕朔方將士多不奉法時僕固懷恩引回紇內助累立戰功將帥多假借之朝議加賞進懷恩為右廂都知兵馬使光弼出關會諸將

進戰因左廂都知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藤下懷恩
屆期先至莫不惕息光弼在河陽令懷恩攻安太清於
懷州官軍頻不利光弼怒將斬之懷恩出奇為地道偷
得賊號詐傳號令賊衆大亂遂拔懷州擒太清而還光
弼捨之太清妻有美色城破被俘太清向光弼求之即
命還太清議者稱自艱難以來唯光弼行軍理戎沉毅
有籌畧將帥中第一

又曰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各以名雄邊上吐

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九

邊將

邊將

史記曰李牧為趙將居鴈門備匈奴日擊牛饗士謹烽
火多間諜敢有捕敵者斬王以為怯代之匈奴數來復

使牧將牧曰如前乃敢奉令王許諾數歲終無所得後
選百金之士五萬設弦者十萬大破匈奴

又曰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帝乃復問
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閭以內者寡人制之閭
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得

盡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邊，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敵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敵，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

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又曰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

擊刀斗士吏理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
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
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敵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畧
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漢書曰晁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
奴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製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

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又曰趙充國奏曰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捐妻
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敵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
友擊烏程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陣方略山川形勢
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後漢書曰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

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依准也長

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今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

軍五校

漢有南北軍每軍中侯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

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

騎士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揭者監之又曰扶風郡尉部在

雍縣以涼州近羗數犯三輔將兵衛護故俗稱雍營及羗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

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

師子其名也

萬騎出

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屯屠河

屯屠河單于名

將萬餘騎出湟夷

谷度遼將軍鄧鴻

鄧禹少子

及緣邊義從羗胡八千騎與左

賢王安國萬騎出柘陽塞

柘陽在五原郡柘音固

皆會涿邪山憲

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

呼衍王須訾等

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遺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

精騎萬

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敵衆崩潰單于遁走

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

匈奴中海名也

斬名王已下萬

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

逐溫吾夫渠王抑鞬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二十餘

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曰馬援討五溪蠻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

字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

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

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故名壺頭山也

從克則塗夷而

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克音昌容反

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克道

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

搯持也克賊自

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

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

岸為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

之餘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

莫不為之流涕

又曰初馬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有

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

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

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

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
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
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鄧訓卒官吏人羗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
以刀自割又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
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訓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

至空城郭

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歎息曰此義也

儁音於建反乃

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又曰竇固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尉劉張皆去

符傳以屬固

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也

固遂破白

山降車師

又曰蔡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

鮮卑名

遣使奉獻願得歸化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

高句驪之屬絡繹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

擊匈奴斬送頭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
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十餘級持頭詣郡其後
歲歲相攻輒送首級

又曰烏桓鮮卑追思蔡形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塚拜
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又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
七月匈奴復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
奴于城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笮謂壓笮也

恭仰歎曰聞昔貳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貳師大宛城中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至貳

師城因為號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

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

示敵

又曰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廣武將欲南歸召官屬

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

之邑人

寵南陽宛人也

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

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

奈何北行入囊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

光武指弁曰是

我北道主人也

又曰耿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將還中國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恐見漢使
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
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
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
十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

衣服類
烏孫也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

又曰段熲破羗窮山深谷之中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
級獲牛馬騾驢羶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

又曰郭涼字公文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
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又曰張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羗不相平及熲
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
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又曰劉焉傳曰拜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
貢獻

謝承後漢書曰臧旻有幹事才達于從政討賊有功拜

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竒其才歎息言雖班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東觀漢記曰黃香為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

魏志曰毋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度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叛帥軍出玄菟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三萬逆軍汶上大戰宮連破走遂東馬懸車登九都山

斬獲首虜以千數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
至肅慎界刻石記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吳志曰孫歆字公禮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
力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如此

後魏書曰韋珍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欵以為東荊州刺
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諸蠻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
至桐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附降淮源舊有祠

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
父母豈有父母甘于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
群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
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時巴兵擾動詔崇以將軍荊州
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辭曰邊人失和
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
勞發兵自防懷懼也高祖從之

又曰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發嘗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至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書曰帝以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可汗背約兵不至
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
世雄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
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
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
千段

唐書曰馬總為安南郡都護本管經略使總敦儒學長
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

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持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
波之跡

又曰范希朝鎮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
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之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
年皆保塞而不踰垣

又曰柳公綽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是歲北邊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
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

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
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
中不妄馳獵及至關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
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
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
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
太原者請梁國夫人以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
効

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
門石氣振武安瓦玉標丹霞斂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
飛長鞭歷地寫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八